

乏审时度势的工作能力。他常与人举例，“朱老总为什么能指挥千军万马？那是归功于他高超的棋技！”胡言的“棋谈官论”，下属们自是信服称道。于是，凭着以棋论政的高深理念，胡言在县长的位置上，四平八稳地坐了十年。在这十年里，他的棋艺更加炉火纯青，每次对弈取胜，均不费吹灰之力。

这日周末，胡言刚进俱乐部，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，正指手画脚地议论着什么。原来，两个年轻男子正在对弈，紧张的棋局吸引了众人。

胡言站在一旁，平心静气地观看着棋势。一会儿，对弈的红方连输三局，输者不禁面红耳赤。这时，黑方赢者却穷追不舍地讥笑，“如此臭棋，也敢摆棋叫阵！”

“你……”输者羞愧难当，竟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吴良，同道何必相辱？”胡言走上前去，劝解道，“何况天外有天人外有人！”

吴良眉头一扬，不屑一顾，“老县长，也想赐教？”

“我已年迈，岂能与你争胜！”胡言摇了摇头，漠然一笑。心想，好一个吴良，你跟我多年，何曾赢得过我？若不是我一手提拔，凭你驾车司机，又如何当上副局长……

吴良不以为然，无所顾忌，“不肯赐教，还说什么天外有天？”

“一派酒后乱语！”胡言内心愤怒，但表面却不失温和，他看了对方一眼，转身向外走去。这时，围观的众人把他拦住了。

“老县长，你是有名的象棋高手，教训这小子，非你莫属啊！”

“此人中山狼，得势便猖狂。你得让他知道王爷长着几只眼……”

众望所归，难以推辞。于是，胡言猛一挥手，“摆盘！”接着，他与吴良对面而坐，彼此神情肃然。此刻，人们犹如众星捧月，再次围将过来。

第一局，胡言攻防自如，轻而易举地夺得了胜利。

第二局，吴良先亮几招，便陡然改变战术，棋法迅猛而刁钻，使得胡言防不胜防，尽管施计弥补，最后还是输给了对方。

第三局开始。胡言弃之固防策略，采取长驱直入的强攻战术，不足十个回合，就单车加炮地将了一军。谁知，对方跳马移帅，出车拱卒，一个迂回穿插，不但冲出包围，还跳马抽车地反戈一击。面对致命的险境，胡言吓出一身冷汗，迫不得已，他使出了“破釜沉舟”的险招。最终的结果，两人下成了和局。吴良不禁懊恼，胡言却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三局不分输赢，众人唏嘘着，不免有些遗憾。吴良丢了面子，岂愿善罢甘休，“既是胜负难辨，再战三局如何？”

众人的目光，又射向了胡言。此时，胡言犹豫不决，骑虎难下。

“我来会他！”这时，走进一位年过半百的黑瘦男人，他目光炯炯，神情昂然。“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和你蒙面对弈。你能与我过上二十招法，就算你赢我输。”

“盲棋？就凭你？”吴良自恃无恐，狂言相讽。

“废话少说，摆棋！”黑瘦男人将毛巾扎在头上，紧紧蒙住了双眼，转身背朝对方面壁而坐。

此刻，有人自荐为黑瘦男人执棋，已将棋盘摆放整齐。其貌不扬的黑瘦男人，选择了红方；一脸霸气的吴良，选择了黑方。于是，一场棋局开始了。

“相三进五，卒三进一；炮八平七，象三进五；车六退一，象七退五；车六平三，车三平四；帅六平五，车四进四；车二进三……红方胜！”

欢呼雀跃，掌声雷动。黑瘦男人在第十八个回合，战胜了傲气十足的对手。战败的吴良，终于沮丧地低下了头。

胡言走向黑瘦男人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“胸有成竹，运筹帷幄，鸣金击鼓，披靡所向，实乃将帅之风！请问，兄台何方高就？”

黑瘦男人憨笑道，“玩物之好，雕虫小技，哪敢有非分之念？身体力行，只求养家糊口罢了。”说罢，转身出门，骑着一辆三轮走远了。

“老县长，你不认识？他是常来小区收破烂的老张啊！”

“啊！真是可惜……”

说也奇怪！从此，胡言不再与人下棋。那位收破烂的老张，依旧戴着旧草帽，骑着破三轮，常在小区里大声吆喝着买卖。

心 静 X IN JIN G

◎ 王新艳

端起雕龙描凤的烟色细瓷茶杯，老铁头呷了一口铁观音，细细地品咂着滋味。少顷，他眯起眼来靠在躺椅上，二郎腿一跷，嘴里就溜出了字正腔圆的京剧唱词：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只身来到大街前……”

初冬的中午，暖融融的阳光照着这个整洁的农家小院，小院里充盈着近乎早春那样的暖意，老

铁头和这帮晒太阳的老哥们竟有些昏昏欲睡。

一个中年男人走进院里，在老铁头面前站定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大爷，能让我看看您手里的这个茶杯吗？”

旁边的老陈说：“你何时进来的？”

中年男人笑笑说：“大爷您老没注意，您看我的自行车还在门口呢。”

大伙儿循声望去，果然有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停在老铁头家的院门口。

老铁头慢腾腾地把茶杯递给中年人，说：“看吧，看个够。”

“大爷，您这杯子用了几年了？”

“祖上传下来的，也不知多少年了呢。”

“我第一次见到它是五年前，那次我在您的铁匠铺里打了一把剑，您一边用这杯子喝水还一边和我唠闲嗑，不记得了吧？”

“年轻人，如果你拿剑来，我仍会记得的。”

“您老现在不做铁匠生意了？”

“老了，有时还打个铁链子什么的，不再做宝剑了，眼睛不好使了。”

老铁头和中年男人一问一答间，中年男人始终捧着老铁头的茶杯端详个不停。

“大爷，实话和您老说吧，我今天是冲着这个杯子来的，您老能不能把这个杯子卖给我？”中年男人试探地问。

“哦，莫非还是个宝物？”老哥儿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来了精神，这个问能卖多少钱，那个问是哪个朝代的宝物。

“大爷，看您是个实诚人，俺就出个实着价吧，八万，您老说句话，卖不卖？”中年男人诚恳地说。

“俺那娘哎，八万，还真是稀世珍宝呢，老铁头，卖吧。”老哥儿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不卖。”老铁头稍一沉思摇头道，“祖上传下来的，不能败在我的手上啊！”

中年男人推着电动自行车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临走时扔下一句话，“大爷，哪天您老要是愿意卖它了，来城里旧货市场二栋 703 号找我。”

中年男人走后，老哥儿们自是一通七嘴八舌，说的老铁头心里美滋滋的，“好酒不怕巷子深，好货终有识货的人。”老铁头心中暗忖，“虽说自己并不知这杯子是件宝，可是总会遇到识宝的人呢。”

接下来的时光里，老铁头突然添了惊悸的毛病。不论做着什么事，忽然就一下子想起那个茶杯，忽然就满头的大汗，直到看见它完好无损地放在某个地方才放心。有时晚上睡觉时老铁头也会在梦中突然惊醒，爬起来看看那个茶杯，才能再次

入睡。就是再与老哥儿们晒太阳、闲聊时，老铁头也下意识地经常捧着茶杯不再撒手。为保险起见，老铁头还给茶杯找了一个固定的放置处——客厅茶几上。这个地方既显眼又直观，客人来了还能介绍它一番。

又是一个午后，吃饱喝足的老铁头坐在长沙发上，眯缝着眼边打瞌睡边等那帮子老家伙们来喊他。酒饭过后，阴升阳降，一阵困意袭来，老铁头不由自主将架起的二郎腿放在了茶几上，几次鸡啄米似的前仰后合，老铁头在睡梦中的意念里从高墙上慢慢行走着，行走着，忽然一下子踩空了左脚，身子前倾手脚并合的同时，耳听“咣”的一声炸响，睁开眼，只见那个宝贝茶杯被自己踢落到大理石地板上。

茶杯“粉身碎骨”，老铁头面前一片瓷碴。

天！老铁头一愣神，心里紧了一下，继而又开怀大笑起来。

从这天中午开始，老铁头又能悠然地和老哥儿们晒太阳，无牵无挂地侃大山，无忧无虑地睡大觉了。

室友 SHI YOUNG

汪行舟

耿直坐在三月的寝室床边看书，突然一个脑袋从门口伸了进来。

脑袋微笑着问耿直，就你一个人在？耿直哼了一声，说，你找谁？脑袋笑着走进寝室。脑袋是个男的，个子很高。男的问耿直说，你不要上课？耿直摇摇头说，我不是这个学校的，是来找三月的。男的哦了一句，说，你是三月的老乡吧？耿直很吃惊，看着男的，说，是的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三月的老乡？男的说，我是隔壁班的，三月的铁哥们，三月常向我提起你。耿直听说三月常在别人面前提起他，觉得很有面子，就笑了。接着，耿直和男的就像老朋友似的，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，但没聊多久，男的手机唱起了《两只蝴蝶》。

男的拿着一款新型手机对耿直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男的站起来接电话，还没说上三句话，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说，我想办法，马上赶来。随后，男的两眼通红。

耿直问男的发生什么事？男的眨了眨通红的双眼，没有做声。耿直又追问男的发生什么事？男的掖着鼻涕说，刚才，同学打电话说我的女朋友不小